

《水滸後傳》

——舊明遺民陳忱的海外乾坤

駱 水 玉*

摘 要

在水滸續作中，《水滸後傳》以其突出的敘事藝術構築了相當複雜曖昧的文本視境，並與明末清初的歷史變局，舊明遺民陳忱的現實處境，忠義水滸前傳的梁山事業息息相關。本文即聯繫作者陳忱所遭際的時代處境，透過類比與對照等論述方式，抽繹文本的表層敘述所可能潛隱的若干轆轤，藉以探索《水滸後傳》如何呼應了所謂的水滸精神而又重新打造梁山泊的新視境，並掘引其中所可能夾藏的遺民之思，及其與清初臺灣鄭氏政權的對話意義。

《水滸後傳》所搬演的海外乾坤，夾纏交錯著三層意涵：（一）反正中原陸沉之局，伸大義於天下的重建邦；（二）假「替天行道」之名，圖謀霸業的海外竄伏之地；（三）皇天護佑下，遐昇舊朝萬萬年香火的世外仙境。這三層意涵滋生於作者本身愁思怫鬱的遺民情結，及其寄意於臺灣鄭氏的春秋大義。

關鍵詞：水滸後傳、陳忱、遺民文學、水滸傳、烏托邦

一、前 言

作為水滸的眾多續作之一，舊明遺民陳忱（1614?-?）可能初刊於康熙

* 作者係國立暨南國際大學中國語文學系助理教授。

3年(1664)的《水滸後傳》一書，收拾明代忠義水滸的殘局，續寫後水滸諸人風雲再起，聚義於某假托的海外島嶼而另闢正義之邦的始末，並扭轉了大多數水滸故事不得善終的收場，¹而賦予後水滸集團以光明而幸福的人生終局。然另一方面，在此等花團錦簇的故事底下，愁思佛鬱的遺民情懷浮沉於殞落的、倖存的與新加入的水滸英雄及其新闢的海外梁山——暹羅島國中，從而構築了《水滸後傳》本身頗為參差曖昧的文本視境，亦饒富託慨寄諷的意味。

自魯迅、胡適以降，學者對《水滸後傳》在水滸續作中突出的藝術水準及其可能含藏的遺民之思、亡國隱痛，已多所留意；²此外，晚近學界尤其以「烏托邦」(utopian)的主題或思想的探索最為可觀。相關的論述，或特別強調其「追尋」主題，³或突出全書所洋溢的避世、隱遁色彩，⁴或兼涉其出處進退的和諧理想與坎壈磊落之氣，⁵或對作者與文本的「邊緣」視境作抽絲剝繭的論辯；⁶各家說解不一。誠如渥克芮斯基(D.N. Voskresensky)所言，「《水滸後傳》是一部具有多面性的小說(a multifaceted novel)」，⁷類此多種角度的探索，均有助於吾人更深入地接觸到相關課題的不同側面。本文則以《水滸後傳》中的海外梁山——暹羅事業為題，嘗試從不同的面向切入，即聯繫作者陳忱的遺民身分及其所遭際的時代處境，透過類比與對照等論述方

1 自明代百回本及百二十回本的《水滸傳》後，文人改寫或續作的水滸故事如金聖嘆貫華堂七十回本(1614左右)青蓮室主人《後水滸傳》(17世紀中葉)俞萬春《蕩寇志》(1847)等較知名的小說，雖對水滸強徒褒貶不一，然不得善終的結局則一。

2 參見魯迅，《中國小說史略》(臺北：風雲時代出版公司，1990)，頁344；胡適，《水滸續集兩種》序，《水滸傳與紅樓夢》(臺北：遠流出版公司，1986)，頁158-174。

3 D.N. Voskresensky, "Utopian Motifs in Chinese Fiction of the Seventeenth Century: The Theme of the Search for a Blissful Land," *Tamkang Review*, vol. 8, no. 2 (October, 1977), pp. 142-145.

4 張惠娟，樂園神話與烏托邦——兼論中國烏托邦文學的認定問題，《中外文學》，15:3(1986.8)，頁89-90；何冠驥，中國文學中的烏托邦主題，《借鏡與類比——中國文學研究的現代化》(臺北：東大圖書公司，1989)，頁105-107。

5 張健，讀《水滸後傳》——中國的「烏托邦」，收於夏志清編，《文人小說與中國文化》(臺北：勁草文化公司，1975)，頁85-89。

6 Ellen Widmer, *The Margins of Utopia: Shui-hu Hou-chuan and the Literature of Ming Loyalty* (Cambridge, Mass: Council on East Asian Studies, Harvard Univ.: distributed by Harvard Univ. Press, 1987).

7 D.N. Voskresensky, 同註3，頁142。

式，抽繹文本的表層敘述所可能潛隱之託慨寄諷的意味；一方面掘引文本本身所存在的不甚相容乃至有自我消解之虞的若干繆轆，同時藉以剖析《水滸後傳》如何呼應了所謂的水滸精神而又重新打造「梁山泊」的新視境。惟在正式討論前，尚須對《水滸後傳》的版本問題及本文的研究取徑稍作釐清。

現存《水滸後傳》原刻本，以藏於英國博物院的康熙甲辰本（「遺經堂藏書」，1664）較完整，其大致情形如下：

1. 書扉上欄橫書「元人遺本」4字，右欄題「雁宕山樵評」，中欄題「水滸後傳」，左欄有一段說明：「宋遺民不知何許人，大約與施（耐庵）羅（貫中）同時，特姓名弗傳，致其書亦湮沒不彰耳。」末署「康熙甲辰仲秋鐫」。
2. 古宋遺民 原序 置於卷首，次錄《水滸後傳》序，末署「萬曆戊申秋杪雁宕山樵撰」。
3. 正文凡8卷40回。有「論略」67條，末署「樵餘偶識」，有回末總評及正文評點。⁸

「雁宕山樵」即作者陳忱，「萬曆戊申（1608）秋杪」、「古宋遺民」係假託。惟目前通行於世的《水滸後傳》，乃乾隆35年（1770）蔡元放評改本，近代學者亦大多以之為論述基礎。⁹通行本刪去古宋遺民與雁宕山樵的原序及「論略」、評點，全書回目及正文亦與陳忱原刊本略有出入，包括真實的作者陳忱、假託的作者古宋遺民、評者雁宕山樵等刊刻評釋年代的說明皆「湮沒不彰」。¹⁰遺漏了這些資料，對於解讀《水滸後傳》的旨趣，將有一定程度的影響。

8 詳參柳存仁 (Liu Ts'un-yan), 《倫敦所見中國小說書目提要》(*Chinese Popular Fiction in Two London Libraries*) (Hong Kong: Lung Men Boostore, 1967), pp. 288-289; Ellen Widmer, 同註6, 頁213-234; 趙淑美, 「《水滸後傳》研究」(臺中: 東海大學中文研究所碩士論文, 1989.6), 頁27-48。江蘇省社會科學院文學研究所明清小說研究中心編, 《中國通俗小說總目提要》(北京: 中國文聯出版公司, 1990), 頁358。

9 大陸學者對《水滸後傳》的評釋大多篇幅短淺; 國內與歐美學界的專論, 除 Ellen Widmer 與趙淑美外, 多以通行的蔡元放改本為基礎。

10 臺灣大學圖書館藏有乾隆35年(1770)大字圈點刊本, 正文凡10卷40回。封面題「秣陵蔡元放批評」, 「重訂水滸後傳」; 第1回回前題「古宋遺民雁宕山樵編輯, 金陵憨客野雲主人評定」, 正文前置蔡元放評刻《水滸後傳》敘及「讀法」; 參見清·蔡元放評改, 《水滸後傳》(臺北: 天一出版社, 1975 據臺灣大學圖書館藏乾隆35年大字圈點刊本景印)。

回歸原刻本問世的時空，在清兵入關（1644）20年後，陳忱將《水滸後傳》定位為「古宋」遺民在舊朝陸沉之後所作、雁宕山樵在明朝「萬曆」年間評識的水滸故事新編。《水滸後傳》之作，實與清兵入關迄康熙甲辰年的歷史變局，舊明遺民陳忱的現實處境，忠義水滸前傳的梁山泊事業等息息相關。因此在研究取徑上，本文先聯繫這三個層面的探索，作為《水滸後傳》的潛在場景，以重新演繹這部小說所搬演的海外乾坤。

二、《水滸後傳》的潛在場景

（一）明末清初的變局（1644-1664）

自1644年漢族名將吳三桂（1612-1678）引清兵入山海關後，滿清這個躍馬中原的新興民族只花了兩年的時間就大致剿平李自成（1606-1645）、張獻忠（1606-1646）等猖獗中國20年並直接終結明室（1368-1644）的流寇集團，3年之間相繼殄滅南京福王弘光（1644-1645）、魯王朱以海（1645 稱監國於紹興，1646 流徙海上，1662 死於金門）、福州唐王隆武（1645-1646）、廣州唐王之弟紹武（1646-1646）等南明政權。一度控制雲南、貴州、廣東、廣西、湖南、江西、四川的肇慶桂王永曆（1647-1661），1660年逃入緬甸，次年為明降將吳三桂所執，越明年遇害。不到20年，滿清幾乎完全撲滅明室在中原的殘餘火苗。

就在桂王被執的同一年，明室遺臣暨國姓鄭成功（初名森，字明儼，隆武帝賜國姓，改名「成功」；1624-1662）率兵橫渡臺灣海峽，逐退據臺的荷蘭人，奉永曆故朔，改臺灣為「東都」，移明室諸王及各島眷口過臺。就在桂王遇害的同一年，東都永曆16年5月初8（西曆6月23日），鄭成功病逝，世子鄭經（1643-1681）在驚濤駭浪中嗣位廈門，1664年移師臺灣。清廷招撫不成，遂行遷界政策，馳令中國沿海居民盡徙入內地，逢山開鑿「界溝」、築「界牆」，逢溪河設樁柵；嚴禁通海。¹¹ 1664年仲秋，鄭經正式詔改東都為「東寧」，仍奉永曆故朔。

11 清·江日昇，《臺灣歷史演義》（原名《臺灣外記》）（臺北：河洛圖書出版社，1981 新校本），卷13，頁200。

假使歷史暫時停格於 1664 年仲秋 東寧永曆 18 年，那麼對於被歷史現實流放到康熙 3 年（甲辰）的舊朝遺民而言，「永曆在東寧」僻處歷史時空的一隅，是抗衡陸沉的中國的希望之地，抑懸浮隔絕於中原之外的隱遁之境？或者，在真實的歷史時空之外，還存在著另一個甚至無數個中國遺民（移民）乘桴浮於海，祓除或走避夢魘的海外乾坤？

就在這一年，假「古宋遺民」之名刊行的《水滸後傳》原刻本，正標識著「康熙甲辰仲秋鐫」的新朝紀元，並附加雁宕山樵在假託的年代「萬曆戊申秋杪」所作的評點。古宋遺民、雁宕山樵都是陳忱在明朝覆亡後的寄寓之名，這位舊明遺民的一生，目前所能掌握到的資料極有限，幸賴現代諸多學者，尤其是魏愛蓮（Ellen Widmer）《烏托邦邊緣：《水滸後傳》與明遺民文學》（*The Margins of Utopia: Shui-hu Hou-chuan and the Literature of Ming Loyatism*, 1987）的探勘下，重點式地重建了陳忱在 1644 年明亡以降的生命軌跡，以及更重要的，陳忱的慰藉之地 詩社交遊。¹²

（二）陳忱的苦隱之路

陳忱，字遐心，號雁宕山樵（或雁宕山人），又號默容居士（《東池初集》序的署名），浙江湖州府烏程縣南潯鎮人，約當吳興一帶，鄰近太湖北岸。生卒年不詳，約處於明萬曆（1573-1620）中葉以後至清康熙（1662-1722）前期，生平所著《雁宕詩集》、《雁宕雜著》、《續二十一史彈詞》、《癡世界》（曲本）等均佚，今存者惟《水滸後傳》及周慶雲《潯溪詩徵》（1857）所收遺詩106首，另有陳忱為東池詩社的亡友張雋（?-1663）吳楚（?-1663）編集的《二西遺詩》及為東池詩社結撰的詩集所作的三篇序（均係未對外刊行的手稿）。又有現已亡佚的陳忱《東寧紀年》一書，周學濬《烏程縣志》疑其為清初另一個陳忱（字用直，秀水人）所作。¹³ 在現存的陳忱遺作中，皆找不到任何清朝帝皇的年號，唯一的例外是《水滸後傳》所標識的刊刻年代「康熙甲辰」。

12 詳參註 6，頁 13-59。

13 參見孔另境，《中國小說史料》（臺北：臺灣中華書局，1982），頁 100。魏愛蓮則認為《東寧紀年》應是字遐心的陳忱所作，雖缺乏具體事證，然其揆情度理之說，頗具說服力。詳參註 6，頁 40-42。

陳忱的一生，據庚子年（1660）《東池初集》序 自云：年及冠，潛居野寺，「篝燈夜讀，情與境會，輒動吟機，眠餐不廢者三年」；然終日面壁，不免識淺志狹，遂出遊四方，遍歷閩、粵、湘諸地，行數千里，凡「四易星霜」。¹⁴ 國朝覆亡後，陳忱自述：避世隱居「近二十載」，而貧病交迫，未老先衰，又大病後幾致全聾，惟賴紙筆交談，甚至已無以為詩。¹⁵ 對陳忱而言，1644年可說是人生的分界點。明朝的陳忱，難以預知他未來可能開展出何等大有為的生命前景；明亡後的陳忱，可以斷言他必然走入含荼茹蘗、齋恨沒世的人生視野中。然則在這條舊明遺民的苦隱之路上，¹⁶ 遺民詩社可說是陳忱的避世桃源。

陳忱曾參加葉桓奏、吳宗潛、顧炎武（1613-1682）等明遺民組成的驚隱詩社（又名「逃之盟」）。楊鳳苞 書《南山草堂遺集》後 記曰：

明社既屋，士之憔悴失職，高蹈而能文者，相率結為詩社，以抒寫其舊國舊君之感，大江以南，無地無之。驚隱詩社又為吳社之冠。諸君子 樂志林泉，跌蕩文酒，角巾野服，嘯歌于五湖三泖之間，亦月泉吟社之流亞也。¹⁷

不能不留心的是，驚隱詩社的遺民同志「樂志林泉，跌蕩文酒，角巾野服，嘯歌於五湖三泖之間」的形跡，宛若高蹈的名士或優遊的山人，詩酒林泉竟似吞沒了遺民血淚？正視這個疑點前，且先轉而觀望陳忱的另一個秘密洞天。

順治 17 年（1660）吳興附近某池畔草堂，幾個在地的遺民同志草創了不為外人所知的東池詩社，秘密成員包括陳忱、張雋、吳楚、湯有亮、張肩、蔭在及後來加入的董說（1620-1686）等人。在陳忱的一首遺詩中，歌詠了東池詩友遁跡林泉、優遊文酒的境況：

大隱不買山，亦不溷朝市。林皋遠人境，結廬傍河渚。佳樹蔭蒼蒼，高堂曠無比。北牖映桑柘，南榮植蘅芷。蓮葯雜菰蒲，陂塘引溪水。客至陳魚蔬，率真忘汝爾。慷慨寄詠歌，酒罄拂袖起。豁然吐心胸，爽氣西山紫。（題東池草堂）¹⁸

14 轉引自袁世碩，水滸後傳 前言，收於《古本小說集成》（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90 據華東師範大學藏紹裕堂刊本影印），第 574 冊。

15 同註 6，頁 15-16。

16 錢穆例舉明末遺民的生活狀況，計有出家、行醫、務農、處館、苦隱、游幕、經商 7 種。參見《國史大綱》（臺北：臺灣商務印書館，1982 修訂本），第 8 編第 44 章，頁 647-649。

17 清·楊鳳苞，《秋室集》卷 1，收入《叢書集成續編》（臺北：新文豐出版公司，1989），第 157 冊，頁 664-665。

18 周慶雲輯，《澗溪詩徵》（臺北：中央研究院史語所藏，1917 夢坡室刊本），卷 5，頁 11。

舊朝遺民相聚於幽僻的東池，分享其真情流露的詩作與內心世界，這一派真摯、溫馨、悠閒的畫面，對於含荼茹藥的亡國之民而言，保留的不惟是不受新朝玷污的乾淨地，也是相互取暖、抗衡外在世界的慰藉、隱遁之境。職是，所謂「樂志林泉，跌蕩文酒」的遺民形跡，實包藏著舊朝遺民的辛酸底蘊。再看驚隱諸君子角巾野服的裝扮，除了直接與清廷順治 2 年（1645）頒布的薙髮令背道而馳外，多少沾染遺民而兼文人的自我認同與懷舊之情。蓋山河改易，不作新朝之民，便為舊朝殘黎，但既為殘黎，則舊時著角巾方袍的自得閒適之情又豈得復其初？再者，驚隱詩社是當時「幾社」而外，松江最大的詩社，大致於每年五月初五、九月初九固定聚會於松陵唐湖古風莊，端陽祀自沉於汨羅江的屈原（343-？），重陽祀隱逸歸耕的陶潛。這類聚會，藉一脈香火傳承不絕的象徵儀式來確認詩社中人自我的定位與歸屬感，這對陳忱所選擇的苦隱之路來說，應具相當意義。至於東池詩社這個極具私密性的小天地，往來的成員都是親密的朋友，對陳忱而言，那幾乎是一股最重要的支持力量。如前引陳忱《東池初集》序所云，東池詩社的存在及社友們的聚會，讓他重新找到幾乎消蝕殆盡的詩趣與生趣。

此外，驚隱詩社與東池詩社交往的成員不乏直接或間接參與抗清活動者，其中與陳忱有直接往來的吳宗潛與魏耕即是。¹⁹ 吳宗潛（字宗輪，號東籬）兄弟曾效忠於魯王朱以海，並暗中支援吳易（1645 起兵，1646 兵敗被戮）等太湖一帶的抗清組織，後來兄長吳振遠死難，宗潛歸隱。²⁰ 魏耕（原名魏璧，字楚白，號雪竇山人）曾與海上抗清的鄭成功、張煌言（1620-1664）潛通消息。順治 16 年（1659），鄭成功、張煌言聯軍江南敗績後，清廷大興「通海案」，魏耕於康熙元年（1662）罹難，全祖望（1705-1755）有《雪竇山人墳版文》誌之。²¹ 就現存資料來看，至少可推知，苦隱於吳興一帶的陳忱對於中國境內與海外的抗清活動，應該有一定程度的了解與期望，而詩社的聚會，或即分享這類訊息最佳的場合。但是，在清初最慘酷的文字獄爆發

19 陳忱遺詩中存有《寄懷魏雪竇》、《夜過吳東籬西山話舊》，足見與魏耕、吳宗潛的情誼不淺。同上註，頁 11、18。

20 詳參謝國楨，《顧炎武與驚隱詩社》，《明末清初的學風》（臺北：仲信出版社，1981），頁 210-212。

21 全祖望，《鮚埼亭集選輯》（臺北：臺灣銀行，1965），第 1 冊，頁 29-30。關於通海案，詳參謝國楨，《清初東北流人考》，《明末清初的學風》，頁 148-158。

後，陳忱的詩社亦如往日閒時舊角巾，難以找到立足之境了。

明天啟（1621-1627）年間，湖州朱國禎（1557-1632）作《明史概》，明、清易代，湖州烏程南潯鎮莊廷鑑得未刻之稿，召集吳、越才學之士，重新編纂，於順治17年（1660）刊行。次年，烏程縣令吳之榮告訐，遂爆發株連甚廣的「明史案」（又稱「莊氏史案」）。康熙2年（1663），莊廷鑑已死，清廷詔戮其屍，並大肆屠戮士類，家眷俱充邊。²² 在這場知識分子的浩劫中，驚隱詩社的成員潘耒（1628?-1663）、吳炎（1623?-1663）、東池詩社張雋、吳楚皆因列名參校而遇害。驚隱詩社於康熙3年（1664）解散，而不為人知的東池詩社，現存最後一部詩集的繫年是癸卯（1662）7月。

驚隱、東池詩社土崩瓦解後，仍然倖存於世的陳忱，在康熙甲辰仲秋刊刻的《水滸後傳》中，翻改中國境內曾搬演過的兩場最著名的水滸夢境明末金聖嘆（1608-1661）腰斬的「梁山泊英雄驚噩夢」（貫華堂七十回本終）之於流寇的誅伐之夢，以及宋、元、明以來不斷孳生增插而終告落幕的「宋公明神聚夢兒洼，徽宗帝夢遊梁山泊」（《水滸全傳》百回本或百二十回本終）之於忠義之士的追悼之夢，轉而編織倖存的梁山泊遺民如何在先烈英靈的指引下，另闢海外乾坤的美夢。海外乾坤誕生於北宋蒙塵之際，梁山泊遺民實亦北宋遺民，他們是拓荒或流亡的「遺（移）民」。陳忱藉萬曆戊申（1608）秋杪的雁宕山樵之筆，評識「古宋遺民」所編織的海外乾坤的美夢；明萬曆戊申秋杪即萬曆36年（1608），橫移36年正是明朝萬曆之民取得遺民身分的1644年。古宋遺民、水滸遺民、舊明遺民交會於康熙甲辰仲秋的《水滸後傳》中，《水滸後傳》豈非遺民同志的會聚之地？

《水滸後傳》問世時，「古宋遺民」的大宋天朝早已陸沉，小說中的海外乾坤「與南宋國運相為終始」（《水滸後傳》40回終）。²³ 南明祚終不永，仍倖存於世的雁宕山樵憑悼的是「永曆在東寧」終將落幕的美夢？或者編織的是南明在陸沉的中原之外另闢舊朝永曆的東寧美夢？最真實的假託莫過於全劇正式開場前，低吟著「東南半壁誰能留，可憐無寸乾淨地」的說話人自言：

22 周延年《莊氏史案攷》（1932）輯錄相關資料甚豐，可資參照。收入沈雲龍選輯，《明清史料彙編》（臺北縣：文海出版社，1971），8集第9冊。

23 清·陳忱，《水滸後傳》（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90）據華東師範大學藏紹裕堂刊本影印），卷8，頁1209。以下所引原文及評語，均出自此一版本，不另註明頁數。

《水滸後傳》之作，乃「千秋萬世恨無極，白髮孤燈續舊編」(《水滸後傳》開場詩)。畢竟對於陸沉之民而言，任何流放到中原之外的美夢都無以袪除舊朝萬曆之境沒頂的噩夢。

(三)《水滸後傳》與《水滸全傳》

在明代忠義水滸的基礎上，《水滸後傳》改寫前傳落幕時 108 人或亡或去，同生同死的血盟灰飛煙滅、驚天動地的事業土崩瓦解的殘局，讓後傳的英雄「垂功竹帛，世享榮華」(第 1 回入話)。《水滸後傳》苟延梁山泊的香火，讓英雄神話殘喘於花團錦簇的收場中，實在是符應人心的「通俗」續作。然則，這只是最表層的「說話」。

後傳讓 32 名水滸舊人、4 名年輕的後代、8 名與梁山泊稍有瓜葛的人物共組後水滸集團，其中且不乏自前傳復生的幽靈(參見表一)。後傳將梁山泊征遼的年代提前，讓前傳高奏凱歌的征遼功勳在後傳中翻演為金人染指中原的前奏曲。前傳毒發於宋徽宗宣和 6 年(1124)的宋江，在後傳第 7 回清楚標明的宣和 2 年(1120)之前，已是後水滸諸人追悼的亡魂。或殞亡或善終的戴宗、阮小七、柴進、李應、關勝、呼延灼等天罡，不知所終的燕青、另霸海濱的李俊諸人，歸農的、求閒的、為良民的、為官的、終身快樂的地煞，凡加入後傳行列的水滸舊人，「其人則猶是前傳之人，而其事則全非前傳之事，可同年而語矣。」²⁴

表 一

後水滸集團	《水滸全傳》的收場	
前水滸	李俊、童威、童猛	且說李俊三人，逕來尋見費保四個，不負前約。七人都在榆柳莊上商議定了，盡將家私打造船隻，從太倉港乘駕出海，自投化外國去了。後來為暹羅國之主。童威、費保等都作化外官職，自取其樂，另霸海濱。(119 回) ²⁵
殘剩諸人	燕青	燕青 勸主人盧俊義道：「今既大事已畢，欲同主人納還原受官誥，私去隱跡埋名，尋個僻淨去處，以終天年。」當夜收拾了一擔金珠寶貝挑著，逕不知投何處去了。(119 回)
後代	公孫勝、樊瑞、朱武	公孫勝於征方臘前辭別眾人，回蘄州二仙山修道。(110 回) 朱武自來投授樊瑞道法，兩個 投公孫勝出家。(120 回)

24 蔡元放，評刻《水滸後傳》敘，同註 10。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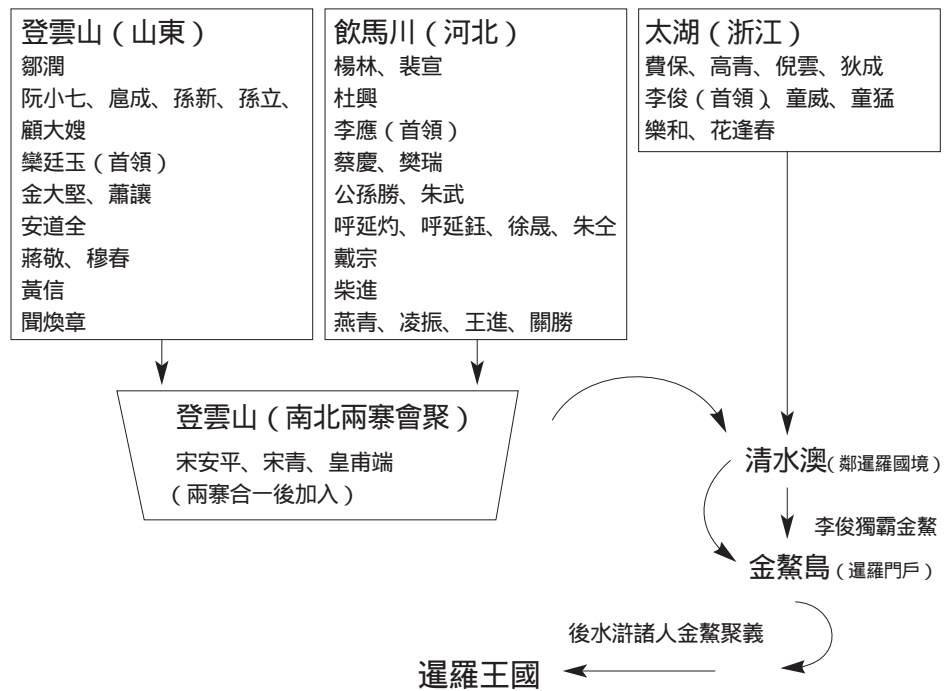
25 參見施耐庵、羅貫中著，王利器校訂，《插圖《水滸全傳》校訂本》(臺北：貫雅文化公司，1991)，頁 1793。以下所引《水滸全傳》原文，均出自此版本，不另註明。

前 水 滸 殘 剩 諸 人 後 代	戴宗	戴宗納還了官誥，去到泰安州嶽廟裡，陪堂出家。後數月，大旅而終。（120回）
	阮小七	未及數月，追奪阮小七本身的官誥，復為庶民。阮小七回還梁山泊石碣村，依舊打魚為生，奉養老母，以終天年。後自壽全六十而亡。（120回）
	柴進	小旋風柴進在京師，推稱風疾病患，納還官誥，再回倉州橫海郡為民，自在過活。忽然一日，無疾而終。（120回）
	李應、 杜興	李應赴任半年，推稱風癱，繳納官誥，復還故鄉獨龍岡村中過活。復與杜興一處作富豪，俱得善終。（120回）
	關勝、 蔡慶	關勝在北京大名府，總管兵馬，操練軍馬回來，因大醉失腳落馬，得病身亡。蔡慶跟隨關勝，仍回北京為民。（120回）
	呼延灼	呼延灼授御營指揮使，後領大軍破大金兀朮四太子，出軍殺至淮西陣亡。（120回）
	朱全	朱全在保定府管軍有功，後隨劉光世破了大金，直作到太平軍節度使。（120回）
	宋清	宋清雖受官爵，只在鄉中務農，奉祀宗親香火。（120回）
	黃信等 十五人	黃信仍任青州。孫立帶同兄弟孫新、顧大嫂并妻小，自依舊登州任用。鄒潤不願為官，回登雲山。裴宣自與楊林回飲馬川，受職求閒去了。蔣敬回潭州為民。穆春自回揭陽鎮為良民。凌振仍授火藥局御營任用。安道全於太醫院做了金紫醫官。皇甫端原授御馬監大使。金大堅已在內府御寶監為官。蕭讓在蔡太師府中受職，做了門館先生。樂和在駙馬王都尉府中，盡老清閒，終身快樂。（120回）
	宋安平 等四人	宋清生一子宋安平，應過科舉，官至秘書學士。（120回） 徐寧之子徐晟、呼延灼之子呼延鈺、花榮之子花逢春，無傳。
新 成 員	聞煥章	聞煥章，仁安村文士，高俅薦為軍前參謀，同赴梁山泊招安，失機被擒。後修書宿元景，促成梁山泊招安一事。（79回—82回）
	樂廷玉	樂廷玉，祝家莊教師，有萬夫不擋之勇。後歿於梁山泊攻打祝家莊一役。（50回）
	扈成	扈成，扈三娘之兄。祝家莊一役，棄家逃命，投延安府老種經略處，後為南宋武將。（50回）
	王進	王進，東京八十萬禁軍教頭，為高俅所迫，避居史家莊。後投延安府老種經略處。（第2回）
費保等 四人	費保、高青、倪雲、狄成，詳李俊條。	

《水滸後傳》編排了後水滸諸人無法在庸常的文明世界安身立命的種種因由，更讓宋江忠義的英靈與梁山泊的舊境時時牽引著全局。但是這一次，被文明之邦通緝的「化外之民」走得更遠。北宋中國的梁山泊遺民在徽、欽二帝蒙塵的前後撒手中原，分批流亡到東南海外荒服的化外國暹羅（參見

圖一)。並不弔詭的是，因為走得夠遠，在北宋天朝殞落、中國大半江山淪為異族蠻荒之際，「化外之民」無須文明社會的招安便走出了化外之境，充當替「天」行道的水滸英雄，從而弔詭地苟延了與天朝結為命運共同體的梁山泊香火於世外福地。後傳的化外強徒其實並未被天朝招安，他們所建立的化外王國本身就是天朝的化身；替天行道的忠義之師其實並未護國保民，他們勝利的義旗飄揚於陸沉的中原之外；後水滸英雄其實從未衣錦還鄉，故鄉已大半淪為荒服的異境。

圖一 後水滸聚義簡圖



不過，那也還是次表層的「演義」。在表層的演義之下，後水滸構築了一虛一實，相互滲透的暹羅與中國這兩個世界的多重表述視野。其中，暹羅被妝演為後水滸的烏托邦國度，²⁶不過在中國的對照之下，那是一首游移曖昧的暹羅進行曲。

26 張健即直呼《水滸後傳》為中國的「烏托邦」，參見註5。

三、《水滸後傳》的海外乾坤

(一) 中國：梁山泊與大宋天朝的萬萬年香火

《水滸全傳》最後一回(120回)追加宋江諸人的死後殊榮。宋徽宗敕封宋江為忠烈義濟靈應侯，並頒旨於梁山泊起蓋廟宇，親題「靖忠之廟」。整部水滸故事的正話便收場於金碧輝煌與香火繚繞的萬曆之境：

濟州奉敕，於梁山泊起造廟宇。但見：

黃金殿上，塑宋公明等三十六員天罡正將，兩廊之內，列朱武為頭七十二座地煞將軍。萬年香火享無窮，千載功勳標史記。

後來宋公明累累顯靈，百姓四時享祭不絕。又在楚州蓼兒洼，亦顯靈驗。彼處人民，重建大殿，添設兩廊，奏請敕額。粧塑神像三十六員於正殿，兩廊仍塑七十二將，護國保民，受萬萬年香火。

這個尾聲，將或亡或去的水滸弟兄團聚於萬年香火中，也等於宣告人間的梁山泊及全體天罡地煞自此隱入神話，倖存人間的水滸殘剩諸人，只能算是梁山泊王國的殘黎。水滸精神風流雲散，其不朽的正身已妝塑為世人憑弔的神像。

風雲再起的後水滸集團，由「衣食豐腴」、「逍遙遙遙」的阮小七率先發難。再上梁山，重演「官逼民反」的戲碼之前，梁山泊的萬萬年香火尚未升起，而曾經是活閻羅的阮小七舊地重遊，頓成「感舊」的傷心人：

(阮小七)慢慢的從石碣湖蕩到梁山泊裡，從金沙灘上岸，走在忠義堂基址上，一看光景比前大不相同。但見：

萬山料峭，野水蒼茫。三關崩塌，四寨空虛。晴天正四月清和，慘霧似九秋黯淡。斷金亭下，猶存珠貝零星。忠義堂前，剩得刀鎗斷缺。杏黃旗破幅掛松梢，錦戰袍舊襟堆樹葉。空岩凝血，埋藏腐爛心肝；亂棘招風，挂滿焦枯毛髮。戶額篆文塵燕屎，石碑姓氏蝕蒼苔。豺嗥似醉漢鼾呼，虎嘯疑登壇叱。正是：將軍戰馬今何在？野草閒花滿地愁。

那阮小七山前山後各處走過一遍，甚覺傷心。只見那山頂旁邊亂堆著些磚瓦木植之類，卻是新的。想道：「這自然是起蓋廟宇的了。」(第1回)

阮小七所踏入的無常之境，與其說是曾經興旺而今朽壞的梁山泊廢墟，倒不如說是災劫之世橫遭屠戮的王國，而金碧輝煌、萬民頂禮的新殿宇正要在此起蓋。《水滸後傳》推遲梁山泊的萬萬年香火，並且在朝廷對梁山泊

「餘寇」發出追捕令（第 1 回），後水滸諸人重又嘯據登雲山（以欒廷玉為首）、飲馬川（以李應為首）後，才在 28 回安排宋安平（宋清之子）、呼延鈺（呼延灼之子）、徐晟（徐寧之子）這三名水滸後生誤入梁山，在原為梁山泊舊卒、現為侍奉香火的江忠引領下，第一次瞻仰「殿宇嵯峨，金身煥彩，上面塑晁天王、宋公明，左邊三十六位天罡，右邊七十二座地煞」的靖忠廟。其時東京已破，兩河失守，徽、欽二帝蒙塵，金人鐵蹄盡陷大半江山，梁山泊的殿堂在中國危急存亡之秋正式登場。但是，這是後水滸集團在中國境內最後一次的朝山之旅，並且除了這三名後輩外，水滸舊人無一瞻仰過自己的殿堂與神像。

早在梁山泊的香火登場前，大宋趙家的萬年香火就假借東嶽聖誕的名目，在帝皇行封禪大典的東嶽升起，並且讓遭讒避跡的安道全、看破出家的戴宗這兩位水滸舊人來為祂上壽：

廿八日三更，聽得一派仙樂，與聖帝上壽。安道全沐浴更衣，捧了信香，同戴宗到嘉會殿的山門前，望見上山進香的，一帶火光，足有數十里遠近，火龍金蛇一般。霎時間，人山人海，捱擠不開，籠香寶炬，瑞氣氤氳，果是萬年香火。禮拜已過，下得殿來，壘台上原有教師，只是沒人放對。安道全道：「當初燕青與任原相撲，何等氣概！今皆煙消灰滅了，可歎！可歎！」（14 回）

緊接著這場東嶽聖帝萬壽無疆的香火，遭讒避跡的安道全即有「煙消灰滅」之嘆，而看破出家的戴宗隨即接到東京救命，不由自主地為聯金攻遼之議奔走。烽煙稍息，金主已有覬覦中國之心，一旦興兵入關，不旋踵，東京已陷。曾經何等氣概的燕青偕同喪膽的楊林直入金營，獻青子、黃柑於國破身羈的亡國之君。金兵拔營北去後，燕青、楊林回到東京：

只見萬戶蕭條，行人稀少，市肆不開，風景悽慘。那龍樓鳳闕依然高插雲霄，只是早朝時分，鳴鐘伐鼓，九重之上百官朝拜的不是姓趙的皇帝了。（24 回）

這是後水滸集團對北宋京城的最後一瞥。再回中國，海外暹羅霸業已成，大宋京城卻是偏安東南的臨安。

臨安之遊，由異代王孫柴進領銜的八名後水滸成員宛如「進香團」般，先是到天竺進香，禮觀音大士，再從下天竺轉靈隱寺，上韜光庵，又到法相、龍井、虎跑隨喜。最後，這組進香團「立馬吳山」：

遙望萬松嶺上，龍樓鳳闕，縹緲參差，十分壯麗；俯瞰城中，六街三市，繁華無比。柴進回頭向北道：「可惜錦繡江山，只剩得東南半壁！家鄉何處？祖宗墳

墓遠隔風煙。如今看起來，趙家的宗室，比柴家的子孫也差不多了。對此茫茫，只多得今日一番嘆息！」燕青道：「譬如沒有這東南半壁，傷心更當如何？」(38回)

縹緲參差的龍樓鳳闕、繁華無比的六街三市，恰與燕青、楊林對北宋京城的最後一瞥形成強烈對比，然隨即由柴進轉入麥秀黍離之音，「紹興」的中興之願（柴進等護送宋高宗還朝後，高宗詔改建炎4年為紹興元年）霎時化為「新亭對泣」之景。²⁷「東南半壁誰能留，可憐無寸乾淨地」（第一回開場詩），若是燕青一語成讖，傷心更當如何？

對大宋天朝的最後一瞥，終結於西湖李師師軟款溫存的無邊風月中。當日宋江醉歌 滿江紅：「中心願，平虜保民安國。」(《水滸全傳》71回)今日の後水滸諸人則周旋於李師師「楊柳外曉風殘月」的曲境裡興盡而歸。在此之前，對梁山泊舊境的最後一瞥終結於錢塘江畔悲喜交感的敘舊之情中。六和塔內「心如死灰」的斷臂武松無意追隨風雲再起的弟兄於海外，只要陪伴魯智深、林沖的亡魂終老。整個敘舊的場景遂轉入焚香澆奠而兼人生之感的情境中：

次早，住持同十二眾僧人焚香擊磬，一齊禮了魯智深骨塔，林沖墓上奠了酒，打過合山齋，拜別武松，依依難捨。進了湧金門，浪裡白跳張順救封金華將軍，立廟在門內，又備祭澆奠。大家嘆息道：「一般是潯陽江好漢，同上梁山做水軍頭領，死的死了，生的暹羅國為王，可見人生都是命安排。」(38回)

錢塘江畔的澆奠，像是告慰水滸英靈的安魂曲，吳山頂上一番傷今弔古之嘆，宛如對故國山河的最後憑悼。至於梁山泊的香火傳承，留在絕望之地的或隱入神話（濟州梁山泊、楚州蓼兒洼），或長眠出世之境（錢塘江畔六和塔），除非移置海外希望之地，未能護國保民的後水滸集團及其苟延的梁山泊香火，才能重建新生的立足之境？

然則舊境丟難掉，阮小七在伴當面前感舊梁山泊，「說一回，吃一回，不覺大醉。」(第一回)柴進等敘舊六和塔，「拜別武松，依依難捨。」重新找到立足境的李師師宛轉唱出了後水滸諸人告別中國的另一種心聲：「方留戀處，蘭舟催發。執手相看淚眼，竟無語凝噎。念去去，千里煙波。暮靄沉沉楚天闊。」「此去經年，應是良辰好景虛設。便總有千種風情，更與何人

²⁷ 《水滸後傳》38回夾批：「新亭涕淚出自王孫，更多異代之感。」

說？」²⁸ 令人留戀的故國山河暨梁山泊舊境，既無以復其初，則暹羅雖好，畢竟是萬里煙波之外的良辰好景，畢竟是撒手中原的殘山之夢。那麼，後水滸的暹羅進行曲能否反正中原的絕望之境？下面就從《水滸後傳》的四個夢說起。

(二) 暹羅：《水滸後傳》的四個夢

後水滸集團的第一個夢——李俊「夢遊梁山泊」，在第 10 回登場。話說李俊、童威、童猛三人與前傳榆柳莊費保等四人，覓得太湖西山消夏灣的一塊「福地」，安家落戶，「散誕快活」。不久，因招惹侵奪漁利的鄉宦而引發官府「勾拿梁山泊餘寇」，適值樂和與秦明遺孀、花逢春一家人抵太湖，遂亦捲入其中（第 9 回）。最後，太湖諸人於消夏灣共計梁山舊業。是夜，李俊正待合眼，見一黃巾力士手執令旗來請，遂騰空而至梁山泊忠義堂前：

宋公明幙頭蟒服，坐在中間，左邊吳學究，右邊花知寨，都降階相迎。施禮罷，宋公明說道：「我被奸臣所鳩，不得令終，你前程遠大，不比我福薄。後半段事業要你主持，你須要替天行道，存心忠義，一如我所為，方得皇天護佑。我有四句詩，後來應驗，你牢記著。」念道：

「金鰲背上起蛟龍，徼外山川氣象雄。罡煞算來存一半，盡朝玉闕享皇封。」

李俊聽了詩句，不解其意，正要詳問，只見黑旋風李逵手托雙斧，奔上堂來，驚覺醒來，卻是南柯一夢。（第 10 回）

位列仙班的前水滸統領宋江召請李俊至梁山泊仙境託付後半段事業，顯示整個夢境乃來自天界的訊息。宋江口授的詩識，諭示整個後水滸集團最後的歸宿，並直接讓坐困太湖的李俊諸人，當下別尋圖霸海外的活路，先行為駐留中國的弟兄開創一退守的基業。唯一的但書是，李俊須得「替天行道，存心忠義」，方得「皇天護佑」。

暹羅進行曲的第一部落實了前兩句詩識，也口頭宣示了「替天行道，存心忠義」的但書。李俊等橫渡海外，第一站來到緊鄰暹羅國界的清水澳，得知暹羅國 24 島之一的金鰲島長沙龍時來侵擾後，乃高舉大宋義旗，先是殲滅來犯的沙龍，繼而一舉進逼暹羅國都。暹羅國主馬賽真眼見大勢已去，遂提

28 引自鄭騫編注，《詞選》（臺北：中國文化大學出版部，1986），頁 42。《水滸後傳》38 回：「李師師便唱柳耆卿『楊柳外曉風殘月』這一套，果然飛鳥徘徊，游魚翔泳，盡皆稱贊。」此處所引柳永 雨霖鈴，為筆者另補。

和親息戰之議，願招花逢春為駙馬。雙方立城下之盟後，花逢春入贅宮中，李俊等雄據金鰲島，開墾荒地，愛民練卒，招徠流亡，與客商互市，乃日漸富強。至於中國種種，經由天醫星安道全（奉旨出使高麗，返國途中遭颶風落水，恰被李俊救起）轉述，李俊等亦甚瞭然（參見 11 至 13 回）。

《水滸後傳》的第二、第三個夢諭由聞煥章、戴宗接旨。自名利場中退下來的聞煥章，因獨生女奇疾難愈而告禱上蒼，夢天女諭示：「明日天醫星至，病自得痊。後為一國之母，不可輕許了人。」第二天，集「藥死蔡京愛妾、輸情外邦、結連反寇」三大罪名於一身的安道全正避禍到此，當下應驗前半段夢諭（14 回）。隨後，安道全避禍的行跡來到泰安州嶽廟，在嶽廟出家的戴宗同安道全加入東嶽聖帝萬年香火的進香行列後，隨即被童貫點名，為大宋皇朝聯金攻遼之戰傳遞文書。當遼國降金，望歸心切的戴宗剛為宋朝傳遞完最後一封文書，正齣齣睡去時，被李逵一把推醒，強拉出門：

忽行到一處，只見大水漫漫，一望無際。須臾到一國土，宮室壯麗，金階玉陛，文武班齊，有一王者，坐在殿上。李逵道：「少不得你也到這殿上來坐，我卻不能夠了。」戴宗偷看時，卻有些認得，又一時叫不出。醒來，卻是做夢。（15 回）

兩個夢合觀，顯然有一海外霸業終將應驗成真，既補充了第 10 回李俊「夢遊梁山泊」後尚未說破的夢諭，也諭示第 11 回至 13 回的金鰲島霸業，不過是李俊開基立業的第一部曲。若夢諭不假，則舊職「梁山泊總探聲息頭領」的神行太保戴宗²⁹「夢遊暹羅國」，不過是先行一步，代後水滸諸人接收天朝文書。後水滸諸人的江山既在海外國土，則中國境內上演的是「逼上梁山」的另類戲碼——後水滸集團同歸水滸的兄弟大聚義，乃成就於中原即將陸沉的威脅，陸沉的中原將後水滸諸人逼上海外暹羅這座梁山。

《水滸後傳》的第四個夢隨暹羅進行曲的第二部登場。暹羅國宰相共濤勾連西竺番僧薩頭陀，趁花逢春到金鰲島與李俊慶壽時，計殺馬賁真，朝中文武盡皆降服，惟內宮為赤氣所罩，進逼不得。是夜，國母哭得昏倦，朦朧睡去：

只見國王改了道妝，說道：「我不聽良言，誤遭毒手，今隨丹霞師父出了家，倒也逍遙自在。李大將軍與花逢春駙馬決能殄滅賊黨。宮中有金甲神人守住，賊臣不敢

²⁹ 《水滸全傳》70 回「梁山泊英雄排坐次」後，戴宗的正式職銜即「梁山泊總探聲息頭領」。

進來，你母子且自寬心。我去也！」國母一把扯住，被國主一推，忽然驚醒。（32回）

夢中所言的確應驗，但金甲神人護衛的不只是國母與公主，更是李俊坐擁暹羅江山的「道德正當性」。李俊起兵討伐，出師不利，金鰲島將亦不保，幸好李應、樂廷玉等後水滸諸人適時自登州浮海而至，遂裡應外合，共退蠻兵，並擒殺共濤與薩頭陀，獻祭馬國主。諸事已畢，國母垂簾聽政，請駙馬花逢春及李俊、燕青、樂和、王進五人入殿共議嗣統，在眾人推舉下，李俊遂順理成章地坐上後水滸集團暨暹羅的第一把交椅。霸業初就，按例大排英雄座次，暹羅進行曲第二部大功告成。

暹羅進行曲第三部在暹羅青霓、白石、釣魚三島勾結日本倭兵誅討李俊的戰火中登場（36回），在公孫勝作法凍死上萬倭兵，樂廷玉、關勝、朱仝等平定青霓3島，李俊懾服暹羅24島的勝利聲中落幕。李俊與戴宗在中國所作的海外乾坤之夢即將收場，但是在進入尾聲之前，有必要回過頭來對觀中國的絕望之境，並驗收李俊等人「如何」實現暹羅美夢。

（三）暹羅美夢與「大宋天朝 梁山泊」的萬萬年香火

參較《水滸後傳》所敘，後水滸集團的暹羅進行曲似反轉了中國的噩夢。北宋天朝亡於蠻邦，李俊以大宋天朝「征東大元帥」之名收服蠻邦，威振海宇。東京城陷，金人擄走二帝及六宮妃嬪、公主等，危難之際，無人救圍；暹羅城陷，欲進逼內宮的逆臣與番僧為天兵所退，李俊興勤王之師，雖不敵番兵而退守金鰲島，但矢志守孤城，終否極泰來，殄敵滅凶。暹羅進行曲甚至暗喻中國的復興之夢。北宋實際統轄的政區劃歸24路，³⁰正合暹羅24島之數。李俊眾望所歸，義嗣暹羅統緒，擊退倭兵番將，素欺馬國主柔懦的暹羅諸島盡皆懾服，大振國威。如是，李俊領銜的「梁山泊後半段事業」的確不負宋公明「替天行道，存心忠義」之諭，也的確「比前番在梁山上更覺轟轟烈烈，做出經天緯地的事業來」（第1回入話），更賦予暹羅進行曲的尾聲以無庸置疑的光明、歡欣的調性。

30 宋神宗元豐8年（1085）更定全國為23路，而京師所在的開封府不在23路之內。徽宗時，以開封及其附近數州為京畿路；伐遼之後，又設雲中府路、燕山府路，號稱26路。但雲中地始終為金人所據，而燕山府路諸州歸宋未久，又陷於金，故實際統轄的政區是24路。據傅樂成，《中國通史》（臺北：大中國圖書公司，1981），頁579。

尾聲初起，中國的絕望之境浮海而至，但一與暹羅接榘，立現光明之火。金兵陷臨安，宋高宗遁走海域，被金兵團困於金鰲島附近的牡蠣灘。正危急之際，「李俊統三隊兵，先把火船推入金營，忽起大風，各船一齊火起」，金兵潰敗，「不敢回明州，望登、萊逃去。」(37回)時值歲末，李俊等迎聖駕幸暹羅本島。元旦五鼓，擺設朝儀，堆起火城，焚檀沉，「香氣氤氳，散於九霄」。高宗起駕回朝後，令宿元景至暹羅國宣詔，冊立李俊為暹羅國王，後水滸諸人皆賜爵封官(38回)。後水滸集團輕易地實現了宋江詩讖最後一句的夢諭，那是前傳東征西討、護國保民的水滸英雄無能成真的美夢。至於蒙塵的中國，宋高宗自暹羅啟航時，「只見雲端裡隱隱兩條黃龍張牙舞爪，迤邐先行」，「雨師灑道」，「風伯掃塵」(37回)；宋高宗宛如參加了一場為大宋天朝設宴洗塵的暹羅盛會，於歡度光明而香火氤氳的新年後回航中國。

正名後的暹羅國王，證明自己所打造的是一座比梁山泊更完善的國度，也為積弱不振的大宋天朝示範治國方略，「把一個海外番邦化作聲名文物之地」(39回)。接著，後水滸集團繼續擴大實現《水滸後傳》的第二個夢，把昔日腥風血雨所打造出來的梁山泊化為鸞鳳和鳴之境。李俊納聞煥章之女為元妃，燕青、宋安平、呼延鈺、徐晟與四位中土淑女共結連理，最後由國主推恩，遍選暹羅名門望族之女，與中土來的文武官員各自捉對婚配。即使這波由上及下、風靡全國的結婚狂潮，挾帶著正五倫、承嗣漢族宗祧、懷柔蠻民等等大題目，快樂頌的歌聲還是幾乎淹沒了一切：

一國之中，大半是新郎新婦，真覺氣象融和。君臣同魚水之歡，男女有及時之樂，選遍天下，再沒有這樣快活世界了！(40回)

在快樂頌的歌聲中，後水滸諸人歡渡元宵燈節，改掉大塊肉大碗酒的舊習，君臣同賦新詩以誌其盛。戲臺上搬演著周美成填詞的《水滸記》，直演到「宋公明衣錦還鄉」。後水滸諸人接續的後本，³¹正如《水滸後傳》最後一回的回目，直演到「大聚會兄弟同宴樂，好結果君臣共賦詩」。而暹羅這個海角一樂園，「自後國泰民安，風調雨順，五穀豐登，人物康阜，真是昇平世界。」(40回)對大宋國運或梁山泊事業而言，暹羅皆象徵新生的重建邦。

31 後水滸諸人看完水滸戲文後，柴進說：「虧他情節件件做到，再有誰人(能)把後本接上？」(《水滸後傳》40回)

但換個角度，重新回首前塵，整部暹羅進行曲竟也可解讀為李俊等人高揭「替天行道」的義旗，翻演了金人掠奪大宋國土的存心與行徑。《水滸後傳》第 1 回入話：「自太祖開基，太宗承統，其中列聖相傳，並無荒淫暴虐之主，只是優柔不斷，姑息為心；又有僉壬之臣接踵而生，害民誤國，把一座錦繡江山，輕輕送與別人了。」暹羅本島「三街六市，人物喧闐，與中華無異」，轄下 24 島物阜民康，「好一座錦繡江山」。³² 馬賚真「優柔不斷」，權臣共濤「專權恣肆」，何其酷似宋室政權的縮影。暹羅積弱不振，李俊大軍來犯，國都被圍甚急時，各島救兵不至；孤立無援的暹羅，何異於稍後中國境內上演的金兵陷京之境？兵臨城下，馬賚真與王妃說道：「祖宗基業已是難保，內無良將，外無救兵，若然攻破，玉石俱焚。不若開門納款，庶可保全性命！」其束手無策、忍辱求全之境，又何異於奉表請降的北宋帝皇？³³ 李俊的暹羅進行曲一登場，就諭示了中國境內的夢魘。

再較量後水滸集團的義旗，所謂「替天行道，存心忠義」的教條，諭示的是假「替天行道」之名而遂行的圖王霸業。李俊佔據金鰲島，自稱「征東大元帥」，奉大宋天朝之命澄清海宇，私底下的盤算是：

聞得馬賚真柔懦，共濤專權恣肆，君臣不睦，吞珪勇猛陣亡，國中單弱。不若統兵取了暹羅，那二十四島自然降伏，我等海外稱尊，同享富貴，豈不是一勞永逸！（12 回）

暹羅馬國主提和親之議，李俊與眾人商議道：

暹羅國雖然單弱，可以取得。我們基業初定，也還勢寡。倘各島不服，要來爭競，惹起干戈，不得安靖。若和了親，且守金鰲，養成羽翼，再看機會。（12 回）

花駙馬欲接花恭人入宮，樂和獻計：

這暹羅好一座錦繡江山，國主優柔不斷，那共濤是個奸邪險惡的人，趁送花恭人去，差倪雲、高青領五百兵護送，一旦有事，除其元惡，那基業就是我們的了。（13 回）

果然肘腋之變生，後水滸集團殄滅元兇，順勢推舟，名正言順的接掌暹羅這好一座錦繡江山。雖李俊等有牡蠣灘救駕之功，然君父之難，豈特始於今日？當李俊圖王稱霸於海宇，正值中原陸沉之時，海外霸業原非致意於中國

³² 《水滸後傳》第 12、13 回，樂和對暹羅的評語。

³³ 以上所述，暹羅部分見《水滸後傳》第 12 回，中國部分見 23 回。

這好一座錦繡江山。霸業已成，一應曉諭俱用大宋年號的暹羅新主，亦未嘗措意於中國這好一座錦繡江山恐非大宋天下。對照中國之境，後水滸稱王圖霸的暹羅進行曲，豈非「替天行道，存心忠義」的水滸精神之沉淪變調版。

但不管是忠義水滸或稱王圖霸的變調水滸，大宋天朝的復興或陸沉，就在《水滸後傳》前進暹羅的曲調中，總有著類似遊仙俗樂般，「在愉悅仰慕的情緒中微微透露一種空幻之感」的生命情調，³⁴一路尾隨著積極、歡欣、明亮的進行曲尾聲響起。宋高宗駕幸暹羅金鑾殿，召見的第一位人物是公孫勝，召問的第一個議題是「修仙」(37回)；後水滸諸人「盡朝玉闕享皇封」的救命來到暹羅，一路從搭起的「仙橋」迎至金鑾殿(38回)；李俊的治國方略一付諸實行，公孫勝等即大張旗鼓的前往「實是人間仙境」的丹霞山習靜修真(39回)。暹羅國最顯豁的新地標不是朝京樓，而是丹霞宮：

大殿上塑三清聖像，兩廊三十六天將，靈官守山門，北極聖帝鎮後殿。四圍廣種花竹，牧養仙禽壽鹿，充滿其中。竟成了一座貝闕瑤宮，清虛洞府。(39回)

梁山泊的「靖忠廟」也移置到丹霞宮左側的「旌忠祠」，108座神像單剩76座，而未能團聚在此的32名水滸舊人，正是暹羅這座貝闕瑤宮的打造者。後水滸集團讓梁山泊的香火新升於清虛洞府之側，而公孫勝當真是暹羅國土的「虛寂大國師」。³⁵就在「好結果君臣共賦詩」的愉悅高潮時，整場盛會的壓軸詩作，正是公孫勝敲著漁鼓簡板唱出的西江月道情：

回首風塵自遠，息機萬慮俱忘。功名富貴霎時忙，走馬燈邊一樣【著】。美酒三杯醉沉，白雲一枕清涼。蓬萊閬苑可翱翔，早渡洪波弱浪。(40回)

這不僅是另一種版本的快樂頌，也疑似《水滸全傳》六和塔山徑山大惠禪師超渡魯智深的後續變奏版。大惠禪師手執火把念出的法語是：

魯智深，魯智深！起身自綠林，兩隻放火眼，一片殺人心。忽地隨潮歸去，果然無處跟尋。咄！解使滿空飛白玉，能令大地作黃金。(《水滸全傳》119回)

34 漢魏樂府中遊仙之作，以清商樂的相和歌辭為主流。據李豐楙所論，「漢魏的清商舊曲，其樂器以絲竹為主。弦管樂的聲調是清越而哀傷，街陌謠俗之曲用以表現遊仙，正可在愉悅仰慕的情緒中微微透露一種空幻之感。漢世民間對於生命不死的祈求與宿命式的無奈，完全具現於這些曲調中。」詳參李豐楙，〈六朝道教與遊仙詩的發展〉，《憂與遊：六朝隋唐遊仙詩論集》(臺北：臺灣學生書局，1996)，頁26-27。

35 宋高宗敕封公孫勝為「秉一正教通真虛寂大國師」(《水滸後傳》38回)。

前傳那一回（119回）正演到「魯智深浙江坐化，宋公明衣錦還鄉」，而直演到「大聚會」、「好結果」的後水滸諸人，前二回才自中國歸來，打過六和塔山合山齋，聽過錢塘江潮信。轟轟烈烈的水滸後半段事業暨暹羅美夢，當真是「忽地隨潮歸去，果然無處跟尋」的世外仙遊之境？以下再就《水滸後傳》所敘，作一懸揣。

霸業初就，李俊巡歷金鰲島時，道士徐神翁飄然而至，一番明心見性之談，觸動李俊心事：

道士道：「凡人打掃一片心田，乾乾淨淨，雖做强盜的，將來必有好處。若存心奸險，妄想希圖王侯將相，做了違天之事，必受顯戮。」李俊接口道：「如我弟子，可隨先生出得家麼？」道士仔細一看道：「你身上擔子還重，若是登來，可以卸得。」（37回）

飄然而去的徐神翁，除了留下「登來」的啟示外，還有題在壁上的詩識：

牡蠣灘邊一艇橫，夕陽西下待潮生。與君不負登臨約，直向金鰲背上行。

詩識照例要應驗的。牡蠣灘救駕之外，李俊70歲時傳位與世子「登」，逕往丹霞宮修道，後「壽至八十，無疾而終」（40回）；當日飄然出世之思，在順利交卸暹羅霸業後，果然終老於世外仙遊之境。問題是，若對照南宋覆亡之局，早在天竺薩頭陀率領的番兵圍攻李俊退守的金鰲島，而李應、欒廷玉等後水滸諸人自「登」州浮海而「來」時，這四句詩識的盜版（或原版）可能就已經應驗了。

南宋恭帝德佑元年（1275），元兵攻陷臨安、擄恭帝北去，南宋朝廷最後避走至南海中的厓山。1279年，陸秀夫（1236-1279）負帝蹈海而死，從死者數萬人。³⁶李俊及後水滸諸人如「漢水入江，同歸於海」的大聚義，³⁷成就於金鰲島一役。那一役，影射南宋厓山壯烈的最後一役，但厓山避昇為金鰲，所謂的暹羅霸業、南宋「紹興」，亦即新生的梁山泊與大宋社稷，都是世外仙遊之境，都是皇天護佑下，享萬萬年香火的萬曆之境。暹羅的門戶金鰲島，乃隱喻背負海上仙鄉的巨鰲。

巨鰲背負海上仙山的神話，《列子》湯問載曰：

渤海之東，不知幾億萬里，有大壑焉，實惟無底之谷，其下無底，名曰歸墟。

³⁶ 據傅樂成，《中國通史》，頁569。

³⁷ 《水滸後傳》26回回末總評。

其中有五山焉，一曰岱輿，二曰員嶠，三曰方壺，四曰瀛洲，五曰蓬萊。所居之人皆仙聖之種，而五山之根，無所連著，長隨潮波上下往還，不得暫時焉。帝恐流於西極，失群聖之居，乃命禹彊，使巨鰲十五舉首而戴之，迭為三番，六萬歲一交焉，五山始峙。³⁸

暹羅霸業必始自金鰲，牡蠣灘必不離金鰲左右，誕生於「端陽」佳節（屈原自沉汨羅江之日）的暹羅國主李俊必入丹霞宮修道，以應驗徐神翁「直上金鰲背上行」的許諾。丹霞宮即鰲（鰲）峰上的神仙居，牡蠣灘迎接的是遐昇鰲山的中原漢家王朝，暹羅的美夢成真於巨鰲背負的海上仙鄉。

再細繹整部《水滸後傳》，總不離香火氤氳之境。從第一回梁山泊之祭起，一脈香火連綿不絕，直到最後一回來到鼎盛的高潮。丹霞宮建起羅天大醮，三清殿兩掛長旛迎風招展：「一靈秉正，縱然鐵額銅頭，盡作忠臣孝子」，「萬法融時，任他刀山劍樹，化為玉壘瓊葩」；「西北天門上一聲響亮，推出萬朵彩雲，霞光絢爛，半夜裡仙樂鏗鏘，異香馥郁」，宋公明、馬賚真等英靈自雲端冉冉而現又冉冉而去後，暹羅上下「無不歡喜皈依」。緊接著這場羅天大醮，便是元宵佳節的最後高潮，暹羅國金鑾殿前、朝京樓下、皇宮中各搭起一座「鰲山」，三座鰲山引領至後水滸諸人「好結果君臣共賦詩」的盛會。暹羅的美夢澆奠、也超渡了中國境內的噩夢。「忽地隨潮歸去」的大宋聖朝，一干殉難死節的忠臣義士，渡越「洪波弱浪」，皈依、翱翔於鰲山上的「蓬萊閬苑」，那是現實世界「無處跟尋」而永垂不朽的仙聖之境。這部暹羅進行曲的道情版，無異於一場羅天大醮。

至於暹羅進行曲的忠義版及沉淪版，並未完全消音，若對照本文前述《水滸後傳》的潛在場景，徐神翁的詩諭仍有待驗證。詩諭成真，整場暹羅的美夢可能轉化為舊明永曆的現實；若畢竟徒託空言，羅天大醮仍然超渡了中國境內的噩夢。《水滸後傳》也幾乎排演了這場成真的噩夢：朱明王朝先是亡於金聖嘆腰斬的流寇，避走東南的南明漢祚又在漢賊與異族聯手進剿下灰飛煙滅。「牡蠣」生「珠」（朱），「夕陽西下」則暗昧不「明」，「與『君』不負『登臨』約」，寄望的是「永曆在東寧」的海外乾坤浮海而至，臨蒞中原，讓異族入侵者「不敢回明州」，海外霸主終不負「替天行道，存心忠義」的美名。

38 張湛，《列子注》（臺北：世界書局，1955），頁52-53。

徐神翁留下的不是一首詩識，而是明末遺民希望成為詩識的某種盟誓或願景。這部分且留待「漁樵對話」後，再作收場。

四、《水滸後傳》的漁樵對話

自魏晉以降，漁、樵在仙境傳說中大多充當洞天福地的發現者，文人筆下的出世之思也時常披上漁翁樵子的外衣。小說戲曲中的「漁樵對話」，便往往挾帶著這類詩意化或道情化的漁、樵形象，而於正話之外展延出饒富意味的「閒話」或「攀話」空間。聯繫於《水滸後傳》，漁戶出身的李俊（前傳的潯陽江李俊、後傳的太湖李俊）及其開關的後水滸事業，與自號雁宕山樵的評者之間，恰是另一種形式的漁、樵對話。

惟本文無意探討雁宕山樵的小說評點學，而主要基於《水滸後傳》本身所衍伸的兩種「漁樵對話」的「對話」旨趣：其一，雁宕山樵的評語及後水滸中人所不時流露出的了身達命、逍遙自得之思，可類比於《西遊記》第10回漁翁張稍、山樵李定這兩位遯世的「賢人」（閒人）一番「水秀」「山青」的漁樵唱答。³⁹其二，作者古宋遺民沉痛、滄桑的開場詩，可類比於《桃花扇》續四十齣「餘韻」，做了漁翁的柳敬亭、做了樵子的蘇崑生這兩位遯世「遺民」一番傷今弔亡的漁樵共話。⁴⁰隱逸遁世之思與歷史滄桑之感，正是《水滸後傳》內在幽微複雜的兩大「對話」基調。

當然，不管是後水滸中人的隱逸之歌，古宋遺民的麥秀黍離之音，乃至游移曖昧的暹羅進行曲，真正的作手都是陳忱這位舊明遺民，而做了雁宕山樵的陳忱對《水滸後傳》的評釋，也無非是自唱自答之作。雖則，「《水滸後傳》從未混淆『幸福的故事』與『不幸的作者』間的區別」，⁴¹也「幾乎」從未混淆愁思悵鬱的作者（古宋遺民）與淡泊世情的評者（雁宕山樵）間的區隔，但透過相互參較的方式，或能一窺其潛隱交通的底蘊。

雁宕山樵對於做了暹羅國王的李俊及後水滸諸人，別有一番了身達命的

39 詳見明·吳承恩，《西遊記》（臺北縣：智揚出版社，1986），頁180-183。

40 詳見清·孔尚任著，王季思、蘇襄中、楊德平校注，《桃花扇》（臺北：里仁書局，1996），卷4，頁316-321。

41 Ellen Widmer，同註6，頁131。

慨嘆：

三十二人（水滸殘剩諸人）類多憂愁放廢，無意風雲，。直至稱王圖霸，開國承家，人為李俊諸（人）幸，不知實至幸中之不幸也。何如五湖終老，長為消夏漁翁之（至）樂哉！（《水滸後傳》⁴⁰ 回回末總評）

首先，「至幸中之不幸」之評，表露了雁宕山樵對後水滸諸人「稱王圖霸，開國承家」的後半段事業之強烈的疏離意識。其次，延續其幸與不幸之辯，對於「憂愁放廢，無意風雲」的水滸殘剩諸人而言，人生之幸當是「五湖終老，長為消夏漁翁」，一如李俊遜入太湖之初衷。雁宕山樵之評誠非虛言，散誕的戴宗發出「皇天再不容人安閒」之嘆後果然便東奔西走，散誕不得（14回）。在投靠暹羅這最後的希望之域的航程中，學行高超的聞煥彰體認到：「總是勞苦世界，再沒得把你安逸。」看淡世情、道行高深的公孫勝不解：「眾弟兄們為爭一口閒氣，直走到這等所在來，著甚來由？」（30回）致令風雲再起、威振海宇的後水滸意志急轉直下，反成造化弄人的命運故事。因此第三，雁宕山樵之評，除了呼應一路尾隨著後水滸中人從中原流放到海外的「避世桃源」的隱喻外，也隱微扣問了造化弄人下，雁宕山樵「憂愁放廢」的桃源心事。

前傳燕青造訪故友許貫忠的那段桃源行插曲，⁴² 移到後傳 22 回金人蹂躪後「滿目荒涼」的東京郊區，權充主人的是「逍遙自在，魂夢俱安」的燕青。這座桃花源一登場旋即荒蕪，真正的主人盧二員外已家破人亡，曾經是桃源中人的燕青一出場，就被牽引到山河殘敗的亂後光景中。事實上，那是《水滸後傳》在中國境內的最後一座桃花源。撒手中原後，所有前進暹羅的後水滸諸人第一座登臨的島嶼清水澳，則原本是最自然素樸的桃源樂土：

只見山巒環繞，林木暢茂，中間廣有田地，居民都是草房，零星散住。牛羊雞犬，桃李桑麻，別成世界。（11回）

土人們世代居此，「並無所屬」，「也不曉甚麼完糧納稅」，故雁宕山樵直言：「此樂土無異桃源」（11回夾批）。後水滸集團接管後，清水澳則儼然是獨立自足的「桃源 塢堡」，⁴³ 惟對於後水滸的海外輿圖而言，清水澳實更近於區隔兩個世界的桃源洞口。在清水澳所象徵的門檻意義下，整座暹羅才是真正大型的「桃源 塢堡」，讓無法在中國找到立足境的後水滸中人安身立

⁴² 事見《水滸全傳》90回。燕青流連許貫忠幽居之境後，評曰：「這裡賽過桃源。」

命，編織其無法在中國成真的美夢。

事實上，後水滸中人最顯豁的漁隱圖，首推李俊肥遯的太湖消夏灣。⁴⁴太湖佳話，後傳特表其「多有名賢隱逸，仙佛道蹤」的一面，李俊等人便安身立命於別有天地的西山消夏灣：

那消夏灣四面皆山，一個口子進去，匯成一湖，波光如練，湖邊一片平陽之地，可造百十間房屋，四圍有茂林脩竹，橘柚梨花，真是福地。（第9回）

幽僻至樂的消夏灣終究不保，雁宕山樵嘆曰：「空虛無人之地，至太湖止矣！」「天下又得有與人無怨，與物無爭之地也哉？」（第9回回末總評）對於將歷史停格於明朝萬曆年的遺民而言，山樵不過是憂愁放廢的舊朝殘黎之另一種美名。不幸的是，太湖附近的驚隱詩社、東池詩社等遺民同志遯跡林泉、優遊文酒的小天地皆土崩瓦解了。雁宕山樵之嘆，應不無煙消灰滅、無立足境的隱痛。他對《水滸後傳》「不幸的作者」所作的一番明心見性之談，更洩漏了愁思悒鬱的「雁宕山樵之心」。

雁宕山樵慨嘆「古宋遺民之心」曰：

嗟乎！我知古宋遺民之心矣！窮愁潦倒，滿眼牢騷，胸中塊磊，無酒可澆，故藉此殘局而著成之也。必其垂老奇窮，顛連痼疾，孤榮絕後，而短褐不完，藜藿不繼，屢憎於人，思沉湘蹈海而死，。安得一識其人，以驗予言之不謬哉！（雁宕山樵《水滸後傳》序）

這段夫子自道語，正是做了雁宕山樵的陳忱所掩飾的自我寫照，而《水滸後傳》之作，無非是發洩「古宋遺民之心」。但是在古宋遺民的春秋之筆下，前傳的梁山泊事業、後傳的海外乾坤，甚至大宋紹聖（1094）以後的士子，皆無立足之地：

宋自紹聖以後，何人非亂臣，何人非賊子？高賢肥遯，姦佞比櫛。宋江為盜賊之後身，橫行江淮間，官軍莫敢攬其鋒，替天行道，即《春秋》之別名也。惜多假仁假

43 陳寅恪據史料考證陶淵明《桃花源詩》并記一文所敘，而提出「塢堡」說：西晉末年盜賊並起，中原避難之民糾合宗族鄉黨，擇險阻而又可以耕種之地屯聚塢堡，據險自守；桃花源事乃依上洛檀山塢與桃原皇天原等塢聚之實錄作成。本文援引此說，僅擷取「桃源—塢堡」之兼具經濟與軍事的自足自保之獨立性而言。參見陳寅恪，《桃花源記旁證》，收入北京大學中國文學史教研室編，《陶淵明研究資料彙編·陶淵明詩文彙評》（臺北：明倫出版社翻印本，1970），上編，頁338-347。

44 除此之外，二仙山紫虛宮公孫勝「嘯傲煙霞，嘲風弄月」的自在之境（第6回），安樂村閻煥章「魂夢俱安」的幽居之境（14回），皆有遺世獨立之象。

義，而不保其終，有以也。夫若一百八人，悉為黑旋風、魯提轄、武行者、拼命三郎，則亂臣賊子何患不擴清，中原何致陸沉，二帝豈遂蒙塵哉！《後傳》所存之人無一黑旋風、魯提轄、武行者、拼命三郎，而皆如宋江之假仁假義，何以能擴清中原之亂臣賊子，而挽頹波於末世也。故流於海外掩而泣，以終西狩獲麟之意。（古宋遺民《水滸後傳》原序）⁴⁵

古宋遺民之所以將後水滸集團全部歸類為「假仁假義」者流，並將稱王圖霸的暹羅美夢譏諷為「流於海外掩而泣」，可以說緣於他本身鮮明的「古宋遺民」的烙記。換言之，古宋遺民之寄望於後水滸事業者，乃是力挽大宋傾頹的江山，而非苟活偏安於海外。對照《水滸後傳》原刻年代的時空，舊明遺民所寄望的海外乾坤，乃臺灣鄭氏政權終能「與君不負登臨約」，重建新生的舊朝萬曆之境。《水滸後傳》收場時的回末總評結語：「作者意在逍遙、秋水間矣！」正隱晦地埋藏了這層盟誓或願景。

漁戶出身的李俊乘時應運，騰囊南海，高踞暹羅國主之位，「良由資待合宜，自致得所，逍遙南海，不亦宜乎。」（逍遙遊成玄英疏）⁴⁶然聯繫於古宋遺民的春秋之筆，大宋傾頹，遙對北方中原烽火，猶「以天下之美為盡在於己」（秋水），⁴⁷沾沾自得於海外榮華盛美之境，棄君父之讎不顧，豈能無愧於春秋大義？大宋陸沉之局已成歷史，追昔撫今，北冥（明）之魚蛻化而為徙於南冥的大鵬，做了明朝萬曆年山樵的陳忱何所寄意於流於海外的「南明」（南冥）永曆之境？逍遙遊「海運則將徙於南冥」一段，成玄英疏：

鳥是凌虛之物，南即啟明之方。魚乃滯弱之蟲，北蓋幽冥之地。欲表向明背暗，捨滯求進，故舉南北鳥魚，以示為道之徑耳。⁴⁸

「向明」、「啟明」之喻所寄意於臺灣鄭成功父子者，不是苟延明祚於世外荒島，作一化外的遺民世界，更祈望其成為進軍中原的紹興基地，尊明攘夷。《水滸後傳》所打造的水滸精神或梁山泊的新視境，無異於舊明遺民對南明的海外乾坤所進行的一場對話式的內在獨白。

45 《水滸後傳》康熙甲辰陳氏原刻本，轉引自《水滸資料彙編》（臺北：里仁書局，1981），卷1，頁61。

46 郭慶藩，《莊子集釋》（臺北：臺灣中華書局，1973），卷1上，頁6，成玄英疏「而後乃今將圖南」一段。

47 同上註，卷6下，頁292-293。

48 同上註，卷1上，頁3。

比附於梁山泊宋江領銜的前半段事業：明末海寇鄭芝龍（1604-1661）不時侵掠中國東南沿海各地，官軍屢次征剿不成；崇禎元年（1628），鄭芝龍重賄當道縉紳，接受朝廷招安，隨後受命平靖東南沿海諸盜，崇禎17年（1644）為福建都督，南明弘光、隆武先後晉封「南安伯」、「平鹵侯」、「平國公」，清順治3年（1646）降清。對舉《水滸後傳》的水滸後半段事業：鄭成功（鄭芝龍之子）先是據金門、廈門抗清，用「招討大將軍印」（李俊自封「征東大元帥」），南明永曆帝加爵「延平一府」，議日後進封「一字親王」（南宋高宗封李俊為暹羅國王）；江南敗績後，鄭氏奪據臺灣，開闢海外荒服之地，奉永曆正朔（李俊暹羅稱王，奉宋朝正朔）。《水滸後傳》已經落幕的海外乾坤是，李俊傳位於世子登，「又傳數世，與南宋國運相為終始。」尚未落幕的南明海外乾坤是，鄭成功逝後，世子鄭經嗣位，1664年仲秋詔改「東都」為「東寧」，仍奉永曆故朔。⁴⁹「古宋遺民」的烙印會不會烙在明朝萬曆之民的身上，「古宋遺民」的春秋之筆會不會加誅於永曆在東寧的海外乾坤？1664年仲秋的《水滸後傳》已經為臺灣鄭氏預擬了「與『君』不負『登臨』約」的盟誓，以及「假仁假義」、「流於海外掩而泣」的春秋大刑。

海外乾坤若終為「啟明」的復興基地，則證明其撒手中原，奪據海外荒服之島的霸業，原是「替天行道，存心忠義」；若只是偏安一隅，則「天下再沒有這樣快活世界」的海外乾坤，終究是陰施陽設，詭奪而來的竄伏之地。這不是弔詭的正名論，而是明朝萬曆之民的春秋大義。康熙22年（1683）鄭經之子鄭克塽（1670-？）降清後，身雖隱而名愈彰的浙東大儒黃宗羲（1610-1695）即以微言大義來品評鄭氏的臺灣經驗：

史臣曰：鄭氏不出臺灣，徒經營自為立國之計，張司馬作詩誚之，曰「圍師原將略，墨守亦夷風。」曰「寄語避秦島上客，衣冠黃綺總堪疑！」曰「只恐幼安肥遯老，藜床皂帽亦徒然。」某以為不然。自緬甸蒙塵以後，中原之統絕矣，而鄭氏以一旅存故國衣冠於海島，稱其正朔，在昔有之。周厲王失國，宣王未立，召公、周公二相行政，號曰共和。共和十四年，上不係於厲王，下不係於宣王，後之君子，未嘗謂周之絕統也。獨怪吾君之子，匿於其家，而不能奉之以申大義於天下。⁵⁰

49 以上關於鄭氏事蹟，參見江日昇《臺灣外記》，同註11，頁15-193。

50 黃宗羲，賜姓始末，《行朝錄》卷11，《黃宗羲全集》（杭州：浙江古籍出版社，1986），第2冊，頁199-200。

姑不深辯黃宗羲是否過度苛求或污讎鄭成功父子恢復明室之心，這段史臣論其實是對鄭氏圖王稱霸於海外的「誅心」之筆。故以「賜姓始末」名篇，全篇第一句即「顧名思義」，逕稱鄭氏「朱成功」，又對舉周公攝政的史例；張司馬之誥，誠非虛評。然則，這樣的春秋大義的確隱微地道出中原陸沉之民的困境。黃宗羲對「四明山」睽睽致意，《四明山志》凡9卷，卷1述「名勝」，卷2紀「靈蹟」，卷3誌「伽藍」，卷5錄「丹山圖詠」，將四明之境別立為「多有名賢隱逸，仙佛道蹤」的洞天福地群，讀之如遊仙一夢。「梨洲山」（黃宗羲號梨洲）、「雪竇山」（魏耕號雪竇山人），還有《水滸後傳》的「丹霞」，皆在四明這洞天福地群中。⁵¹ 中原陸沉，舊朝天地只能選昇於自我認證下的神聖空間或仙隱之境，然對於舊朝遺民而言，陸沉的中原豈真有立足於現實世界的乾淨地？

「空虛無人之地，至太湖止矣」，陳忱並無明朝萬曆的乾淨地可遁，則其陰施陽設，流貶海外別有天地的桃源塢堡，豈真有立足之境？既做了山窮水盡下「憂愁放廢，無意風雲」的山樵，則其編織的浮海而至的美夢，豈非更疑似夢幻泡影？《水滸後傳》之終成明朝萬曆之民的虛話，或許並不全然緣於海外英雄終違「與君不負登臨約」的盟誓，更在於「存心忠義」的放廢之民，畢竟不是真正的民族英雄，無能「擴清中原之亂臣賊子，力挽頹波於末世」。

五、結語

綜結本文所論，《水滸後傳》的海外乾坤夾纏交錯著三層意涵：（一）作為舊朝遺民的復興基地，「替天行道，存心忠義」的後水滸集團所締構的暹羅王國，象徵不受新朝勢力挾制、別有天地的海外乾坤，可謂反正中原陸沉之局，重建舊朝萬曆之境的重建邦。（二）作為偏安一隅的海外霸業，則暹羅雖別成一化外世界，然對於中原境內的舊朝遺民而言，舊朝萬曆之境實已陸沉，則不能反正中原陸沉之局的海外暹羅，應流貶為假仁假義，不能替天行道、申大義於天下的海外竄伏之地。（三）作為世外仙遊之境，暹羅象

⁵¹ 分見黃宗羲，《四明山志》，同上註，頁300、301、338、355、313。

徵庇護、延續舊朝萬萬年香火的海上仙鄉，那是憂愁放廢、愁思怫鬱的舊朝遺民所遐昇、隱遁的避世桃源。

《水滸後傳》的海外乾坤，夾藏著舊明遺民的亡國隱痛。面對天崩地解的歷史變局，中原既「可憐無寸乾淨地」，作者陳忱這位堅持舊朝萬曆而無力可回天的傳統文人，無異立足於陸沉之境。海外暹羅，不論是「替天行道」、反正中原陸沉之局的重建邦，或不能申大義於天下的海外竄伏之地，乃至皇天庇祐下的海上仙鄉，都滋生於舊朝遺民所存想的這層憂愁幽思。

《水滸後傳》誕生於敏感的歷史情境中，原就寄寓著幽微複雜的遺民情懷與創作旨趣。然則在陳忱的後水滸之歌中，最寥亮而藏摧的嗓音，恐怕是舊明遺民陸沉的噩夢與困境。

A New World of Loyalty in the *Shui-hu Hou-chuan* 水滸後傳

Shui-yu Lo *

Abstract

According to documentary evidence, Chen Chen 陳忱 (1614?-?) is likely to be the author of the *Shui-hu hou-chuan* 水滸後傳, which was written in 1664—twenty years after the fall of the Ching dynasty. Chen described the process in which the exiled characters fled overseas to Hsien-lo 暹羅 (Thailand), becoming pioneers of this frontier land. Furthermore, this play continues the historical lines of the *Shui-hu chuan* 水滸傳 (also known as *The Water Margin*), including the invasion by the Ch'ing army, the author's precarious situation, as well as other deeds in the work. To continue this storyline Chen developed a whole new world for the *Shui-hu*, one which reflected the adherents' dismay over the Ming dynasty's advent and anticipation from Cheng Cheng-kung's 鄭成功 growth in power. Overall, Chen constructed a window to a meaningful and complex microcosm with his remarkable literary vision.

Keywords: *Shui-hu hou-chuan* 水滸後傳, Chen Chen 陳忱, *The Water Margin*, Ming-loyalists, utopia

* Shui-yu Lo is an assistant professor in the Department of Chinese Language and Literature at National Chinan University.